

晋祠圣母殿 匾额意韵长

□ 蔺福平

匾额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品,以凝练的诗文、精湛的书法和深远的寓意,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辞赋诗文、书法篆刻、建筑艺术融为一体,集字、印、雕、色之大成,写景状物,言表抒情,文采考究,意境深远,被誉为“古建筑的灵魂”。

在晋祠博物馆的所有建筑中,现有楹联匾额共计219副,其中圣母殿是楹联匾额最集中的地方,其内容大多为赞颂“封祠”给三晋人民带来的福泽,立意鲜明,书写和雕刻手法精炼。

圣母殿上高悬于建筑正中央的“圣母殿”牌匾非同一般,它是我国“国保级”匾额之一。该匾额为木制立匾,长2.3米、宽1.3米,“圣母殿”三字为楷体,摹以《颜真卿法帖》而加工放大,雕刻精美。在晋祠博物馆众多匾额当中,“圣母殿”的匾额显得低调,它虽不常被人提起,实则非同一般。

在圣母殿前廊正中悬挂的匾额“显灵昭济圣母”,立匾加饰白云朵式花边,是北宋原物。据《宋会要》记载:“熙宁十年封‘昭济圣母’,政和元年加封‘显灵昭济圣母’。”

前廊右侧的“永锡难老”一匾为篆书,山西祁县晋商渠家渠本翘于光绪十五年撰并书。“永锡难老”语出《诗经·鲁颂》,“锡”通“赐”,意即永远赐予青春长驻,这里有祈求、赞颂晋泉永流不息之意。该匾采用阴刻、弧形、贴金的手法,由于光线与视觉的反差,当人们凝视时,字体一会儿凸出、一会儿凹进,十分有趣,人称“活字匾”。

一些匾额为皇帝所书,如清朝同治皇帝题写的“惠洽桐封”,光绪皇帝题写的“惠流三晋”等,这也说明了晋祠及圣母殿当时的社会地位。

这里还有清代山西巡抚曾国荃的“恩周万禩”、清代山西巡抚鲍源深的“惠普桐封”。古代的文人墨客,一来晋祠,便被这里碧波荡漾、绿水环绕的美景所吸引,这里“无丝竹之乱耳,无案牍之劳形”,微风轻轻拂过,便有万千思绪涌起,不由得赞叹先贤给人们带来的福泽,留下题词“坤厚载物”“含弘光大”“万汇含孳”“惠泽长流”“灵源惠泽”等,这些匾额也值得人们驻足欣赏。(《太原日报》)

夸父追日的传说

□ 郑贞富

夸父,是传说中与太阳竞走的一个巨人,是著名的“夸父追日”神话传说中的英雄。据说夸父与日竞走,一直走到晚上太阳落下,口渴欲饮水,喝干了黄河和渭水,又向北饮于大泽,没有到日落处而死于路上。《山海经》与《列子》皆记载了这个神话传说。

《山海经》说,夸父最后把手杖抛出,化为邓林。《列子》说,夸父把手杖抛出,用自己的血肉浸润生出一片邓林。邓林即桃林。夸父的手杖当是权力的象征,因为他是一个部族首领。夸父的“尸膏肉所浸生邓林”,他当是一个为民解除灾害、为民造福的英雄。

桃林在何处?晋代杜预《春秋释例·土地名》云:“桃林,《括地象》云在陕州桃林县。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云:夸父之山其北有林名桃林,广三百里。”《四库全书》编者按:“陕州,后魏置;桃林县,隋开皇十六年置;而隋时桃林尚属河南郡,其以桃林属陕州,则唐初制也;至天宝中以桃林掘得灵符,改为灵宝县。”

《水经·河水注》云:“水出湖县夸父山……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,广圆三百仞。”湖县,今河南省灵宝市。

河南大学教授李玉洁认为,夸父追日的具体路线是,从新安和宜阳交界处的共水向西,一直到灵宝西。夸父山是夸父的礼葬之地。

根据古代神话传说,正因为夸父的牺牲,今灵宝一带才成为风水宝地。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云:“夸父之山,其木多棕桐,多竹箭;其兽多牛、羴羊,其鸟多鹖(bì),其阳多玉,其阴多铁。其北有林焉,名曰桃林;是广员三百里,其中多马,湖水出焉。而北流注于河,其中多珣玉。”晋郭璞注:“桃林,今弘农湖县阌乡南谷中是也。”《山海经广注》云:“《寰宇记》夸父山,一名秦山,在阌乡县东南二十五里。谚云:‘秦为头,魏为尾’,与太华山相连。”夸父追日的故事,在河洛地区广泛流传。(《洛阳日报》)

“太行”意象在山西

□ 侯文宣 杨丽

在广袤无垠的中国大陆,有一方钟灵毓秀、历史悠久之地,自古便以濒临黄河、内揽太行的山川形胜而著称,此即“晋国”(今山西一带)。在先秦典籍《左传》中,这里被誉为“表里山河”固若金汤。绵延八百里的太行山,上接燕山,下衔秦岭,既是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地理分界线,同时还是京冀晋豫四省市之界山。古语云:“太行,天下之脊也。”气势磅礴、巍峨挺拔的太行山,在一代代诗人作家的吟哦与叙述中,形成了意蕴丰赡的“太行”意象,形绘出一幅文学太行的大写意。



▲ 壮美太行山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

战六周年寄晋西北同胞及诸同志并以自勉》中生动地写道:“中国近代产生了一个新的巨人,这个巨人足抵长江,头在延安,两只巨手把握了泰山与恒山,他的脊骨就是南北贯通两千里的太行山。”卞之琳在《第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》中这样描写:“太行山,新中国的圣山,三千里一条脊梁,你从黄河边直伸到北平近郊,在这次空前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里起了支柱的作用,华北的大厦,中国的大厦,在将倾的时候,幸而有你这一只独木,先来撑一撑,然后大家来,终于撑住了。”这里都借太行山意象歌颂了筑起新中国脊梁的英雄精神。

尤值一提的是,抗战时期,朱德、陈毅等中共高级将领均深入山西前线,并留下了凸显“太行”意象的光辉诗篇。如朱德的七律《太行春感》:“远望春光镇日阴,太行高耸气森森。忠肝不洒中原泪,壮志坚持北伐心……从来燕赵多豪杰,驱逐倭儿共一樽。”作者借太行春一抒革命豪情,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英雄气概。又如陈毅的《过太行山书怀》:“太行山似海,波澜壮天地。山峡十九转,奇峰当面立……决策赖延安,太行天下脊。一九四二年,苦战破铁壁。”诗中借太行山的巍峨雄姿,写出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的豪气干云和艰苦战斗。此外,赵树理的小说《李家庄的变迁》《李有才板话》等作品中,也形象地写出太行山地区开展的抗日斗争,真实再现了“牺盟会”发动群众参加抗战、实行减租减息、成立自卫队、建立抗日根据地等活动,塑造了太行民众不畏艰险、英勇抗日的群像。

当抗战的硝烟散去,经解放战争,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,文学家也自然将笔墨聚焦于新中国建设上。太行人民所创造的业绩和“太行”意象,再一次进入作家的视界。如人大代表申纪兰率先实践和倡导男女“同工同酬”,提案被写进宪法;劳模李顺达的农村合作化实践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,他们的故事和形象很快出现在文学作品中。这方面有青稞的《甩掉扁担》《武侯梨》、长青的《入党那年》等作品,再现了新中国建设者的奋进精神。而独具特点的是,“太行”意象总是贯穿于这些作品的人物形象体系中,借文学化手法彰显劳模

们的英雄本色和顽强精神。如《甩掉扁担》,写申纪兰所住的平顺西沟自然条件恶劣,“连条正经道儿也没有”“一到送粪、收秋的时节,全靠一条扁担担去又担回。过去会编山歌的人唱道:‘住在太行山,扁担不离肩。腰板儿成弓,脚板长满茧。’”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,申纪兰硬是带领“十二姐妹”不畏艰难,靠人力修通了上山的路。作品巧妙地借“太行扁担”的意象,歌颂了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和改天换地的创造精神。再如《入党那年》,也以“太行”意象为底色:“一九三六年简直就是鬼门关,打入夏起,山沟里就没见上一丝阳光,黑压压云像座大山,压得人们喘不上气来”,而“就在这年,八路军在太行山建立了抗日政府,让穷苦农民重新升起生活的希望”。我们看到了“太行山”山沟之苦、交租之苦,也看到觉悟了的农民建设新中国的干劲和扬眉吐气的精神状态,而这样一种新旧对比的艺术效果无疑与“太行”意象的审美营造有关。

新时期以来,女作家葛水平的长篇小说《活水》,以太行地区山神凹村为中心写出了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变化。这是个典型的太行山村,“在向阳的陡坡圪梁上,零零散散的窑洞错落有致铺开,有住在山圪崂里的,有凸显在土堆上的,有些是独门独院,有些是几户一起。眼面处,码在崖畔上的柴火垛子搭晒着这家人的衣裳铺盖,便知道那里藏着人家”。作家写当初人们川流不息,从山里走向山外的世界,多年后他们因“根”在故乡又回到村子。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返乡创业,开启了乡村新的希望,就像小说中描写的:“当山神凹大面积土地种植了旱地西红柿时,申小屠明白了,拥有土地的人才能理解生活的美好。”

除了小说,纪实文学方面,蒋殊的《重回1937》《沁源1942》等,将视野倾注于太行太岳革命老区,记述了当年老兵们的烽火岁月。其中,《重回1937》更以口述实录的独特方式,再现地处太行山腹地的武乡抗日前线,形象而逼真地呈现了“一寸山河一寸血,一抔热土一抔魂”的武乡全民抗战史。上述文学作品的书写,让“太行老兵”“太行人民”这样一些群像跃然而出,形象地阐释了“江山就是人民,人民就是江山”的理念,也将不泯的太行精神传递于今,为新时代民族精神提供了红色基因和血脉滋养。(《人民日报》)



巍巍太行山,浩浩中华魂!太行山从北向南蜿蜒起伏,像一条巨龙卧伏在华夏大地上。明《潞安府志》记载:“居太行之巅,据天下之脊。自河内观之,则山高万仞,自朝歌望之,则如黑云在半天。”这样一种山岭纵横的恶劣环境,一方面滋生了女娲补天、后羿射日、精卫填海、愚公移山等沉雄壮美的神话故事,另一方面也锤炼了太行儿女的意志,孕育出他们不畏艰险、勇往直前的性格。正是这种顽强不屈的文化心理,成为太行民众生生不息的原动力,构筑了刚毅坚韧的太行精神,并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。太行山也从地理意义上的“天下之脊”被赋予文化意义上的“民族脊梁”,“太行”意象由此进入中国历史文化之中,成为一个大写的文化符号,被古今往来的文学作品反复咏颂。

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,直接以“太行”作为咏颂对象的诗文比比皆是,例如曹操、李白等诗人的名句“北上太行山,艰哉何巍巍”“欲渡黄河冰塞川,将登太行雪满山”“北上何所苦,北上缘太行”;元好问、郝经歌咏太行山旺盛元气和精神风骨的诗句“太行元气老不死,上与左界分山河”“举首见太行,逸翠蜚万丈。爽朗肝胆张,豁达气宇旷”。这些诗歌表面上看似多慨叹太行山之险峻,实则却表达了一种雄豪无畏之气和坚韧不馁的精神。由此可见,从上古英雄神话到近古诗文创作,积淀出“太行”意象丰富而沉郁的双重内涵:它既包含雄浑高峻、充满艰险之意,也蕴含了不惧困难和勇于挑战的英雄主义情怀,两重内涵共同构成“太行”意象阳刚美的审美特征。伴随着时代的演进,这种“阳刚美”也在增添新质,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书写中的重要元素。

中国现代文学拥有强烈的红色基因,“太行”意象也成为新文学中与人民革命事业息息相关的核心意象。其中最突出和震撼的,无疑是抗战文学中对抗战前线和“太行山脊梁”的书写。

在风雨如晦、鸡鸣不已的抗战时期,进步作家活跃于太行山主战场,以笔为枪,在纪实文学中对“太行”意象在质上加以艺术升华,赋予其“新中国圣山与脊梁”的时代内涵。如爱国将领续范亭在《“七七”抗